

古代江浙戏曲刻本述考

孙崇涛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要】中国古代戏曲刻家,起于元,盛于明,继于清。明中期之后,戏曲刻书重心移至南方。浙江继元而盛,江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江苏金陵(今南京),书坊林立,蔚为大观。清代戏曲刻书继明而盛,官刻与私刻的曲谱、曲选、汇刻等空前繁富。本文按照各主要戏曲版本的刻家、分布、历史、刊本名目等情况,对江浙一带的刻本加以介绍。

【关键词】浙江;江苏;戏曲刻本

【中图分类号】 I207.37;G 25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09)03-0001-10

中国古代戏曲刻家,起于元,盛于明,继于清。

元代戏曲刻家的姓氏和书坊堂名知之不多,只知当时戏曲刻书中心北方为大都(今北京),南方为杭州。今存《元刊杂剧三十种》,剧目标题中四种标有“大都新编(刊)”,七种标有“古杭新刊”,便是明证;其余未标刊刻地名的十九种,也不能排除其中还有出自大都或杭州所刻的可能。

明代前、中期,北京仍是北方戏曲刻书重镇。如:出土明成化刊本《白兔记》,为北京“永顺堂”所刊;明弘治刊本《西厢记》,为北京“金台岳家”所刊。明中期之后,戏曲刻书重心移至南方。其时,浙江继元而盛,江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江苏金陵(今南京),书坊林立,蔚为大观。这些书坊大多集中在金陵三山街至内桥一带,如著名的富春堂,牌记多镌“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梓行”。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写晚明二酉堂书坊堂主蔡益所自夸道:“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明代金陵书坊数量,据诸家目录所载及刊本牌记统计,接近60家,其中刻过戏曲图书的,计18家。当时,另一刻书中心便是刻书历史已相当久远的福建。尤其福建建阳,刊本广布,名闻四海,世称“建本”。建阳刻书,又集中在麻沙、崇化二坊。麻沙刻本,俗称“麻沙版”,其中有许多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明中叶以来,随着南戏“四大声腔”的崛起及其在各地的传布与繁衍,在各声腔流行地区,刻印戏曲尤其各种选本蔚然成风,其中江西抚州、赣州、吉州、饶安、临川,江苏姑苏、常熟,安徽新安,浙江会稽、吴兴,福建建安等地,尤为突出。

清代戏曲刻书继明而盛,虽然坊刻剧本不及明代繁多,但官刻与私刻的曲谱、曲选、汇刻等却是空前繁富,而且在图书印制质量方面亦非前代所能企及。另外,随着花部戏曲的兴起,各种地方戏曲的坊刻脚本及唱本应运而生。这些民间曲本虽然制作简陋,却很经济实用,有其广泛的销售市场。

以下按照各主要戏曲版本的刻家、分布、历史、刊本名目等情况,对江浙一带的刻本加以介绍。

一、浙江戏曲刻本

收稿日期:2009-02-11

作者简介:孙崇涛(1939-),男,浙江瑞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浙江是我国南曲戏文的发源地和明清传奇的主要流行省份。由于戏曲繁盛,加之浙江自宋以来就是我国南方印刷、刻书中心,其戏曲刊刻事业自然相当发达。早于元代,杭州就同北方大都(北京)并峙,成为南、北刊印杂剧的两大中心。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有以下七种标题明确标称为“古杭新刊”:

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 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 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 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 古杭新刊关目霍光鬼谏 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 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

遗憾的是由于没有留下书坊牌记,我们无法了解刻家的具体情况。

明、清两季,浙江更是戏曲兴旺之地,戏曲作家、批评家等人才辈出,他们常常兼做戏曲的编选、改订和印行工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家:

(一) 长兴臧氏博古堂

浙江戏曲刻本最享盛名、影响后世也最大的,当推明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间(1615-1616)由长兴(懋循)氏博古堂刊刻的《元曲选》(一名《元人百种曲》)。臧懋循(1550-1620),字晋叔,万历八年(1580)进士,曾任荆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职,是晚明著名戏曲家、文学家。万历十三年(1585)罢官,隐居故乡,潜心诗文、戏曲创作和编印工作。臧氏编印的《元曲选》对保留与传布元人杂剧精华作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元曲选》原刊本校刻精审,插图优美,堪称图书精品。臧氏尚刻有汤显祖《删订玉茗堂传奇》,亦以刻印精美著称。此外,博古堂还另刻有戏曲《校正古本荆钗记》、《改定昙花记》以及弹词、唐诗、古词等其他刊本。

(二) 杭州虎林容与堂

杭州虎林容与堂曾以刊刻通俗小说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李卓吾批评,黄应光、吴凤台刻插图)享誉文坛,而其戏曲刻本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容与堂戏曲刻本的一大特点,是它大多由著名通俗文学评点家李贽(卓吾)进行批评。如其明万历年间所刻的《西厢》、《琵琶》、《幽闺》、《红拂》、《玉合》、《玉簪》六记,皆系李氏批评,影响与流行甚广。此六记,明代亦曾合刊,称《容与堂六种曲》。^①容与堂戏曲刻书的历史延至明末。明崇祯十二年(1639)所刊的《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五卷,由杭州名刻手项南洲镌刻,名画家陈洪绶(老莲)插图,是《西厢记》版本中的珍本,现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而崇祯间所刊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真本》二卷(由“曲状元”王实甫作剧,评点行家李贽作评,著名画家仇英、陈洪绶绘画,雕刻名手项南洲镌刻),更是名家荟萃,强强联手,是中国出版物中少见的精品。

(三) 杭州曹氏起凤馆

堂主曹以杜,明万历年间刊刻过《南琵琶记》与《北西厢记》。《琵琶》情况不详;《西厢》题《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由王凤洲、李卓吾作评,汪耕作图,黄一楷、黄一彬兄弟镌刻。按,杭州的许多书坊,像容与堂和起凤馆,所聘用的名刻工,除项南洲为杭州本地人外,其余皆为徽籍人,如这里的一楷、一彬黄氏兄弟,还有黄廷均、黄铭、黄应光祖孙三代,都是“迁杭州”的徽州人(见清道光《黄氏宗谱》)。因此,浙版杭州所刊图书颇有徽派作风。难怪有人说,徽派刻书的中心实际是在浙江杭州。

(四) 杭州胡氏文会堂

堂主胡文焕,字德甫,一作德父,号全庵,别署抱琴居士、西湖醉渔。钱塘(今杭州)人,约万历中在世。擅长诗文词曲,兼通古器物鉴赏和医术,是个博学多才之士。胡文焕是明代文学家、传奇作家,著有《诗学字类》、《墨娥小录》等数十种著作和《奇货

记》、《犀佩记》、《余庆记》、《三晋记》四种传奇。《群音类选》被编入文会堂辑刻的《格致丛书》。《群音类选》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可算是明代戏曲选本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种。全书计约 46 卷,现存残卷 39 卷,选剧 150 余折,分为官腔、清腔、诸腔、北腔四大类,另有套曲 229 套、小令 323 首。所选之剧皆据自当时的演出台本,是研究明代万历年间戏曲创作情况与舞台形态的重要依据。虽然编印的确切年代不详,但从编入文会堂《格致丛书》其他各书的胡氏序文都作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1593-1596)推测,《群音类选》也应当在这几年或相隔不久的年间刊刻。^②

此外,明万历年,杭州还有天绘楼书坊,曾刻明屠隆传奇《昙花记》二卷(《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明末清初期间,杭州仍有几家刻曲的书坊。如凝瑞楼,明崇祯间曾刻传奇《弄珠楼》二卷(《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汪氏振绮楼,清道光间曾刻清舒位杂剧集《瓶笙馆修箫谱》;等等。一些清代杭州作家多有自己作剧、自行刊印的风气,如康熙年间的徐沁、乾隆年间的夏纶、直至光绪年间的许善长等(书名详下“自刻本”)。

(五) 吴兴闵、凌二氏

浙江乌程(今吴兴)闵齐伋、凌濛初两家曾以刊印多色套印本著称于世,在中国书籍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两家又以闵氏为代表,其所印之书世称“闵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六书通》云:“齐伋,字寓五,乌程人,世所传朱墨字版、五色字版,谓之闵本者,多其所刻。”闵家刊印的朱墨套印本戏曲,比较流行的有《绣襦记》、《明珠记》、《红拂记》、《红梨记》、《牡丹亭记》、《邯郸记》及《董解元西厢记》等。闵氏曾将唐元稹传奇《会真记》一卷、金董解元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二卷、元王实甫剧《西厢记》四卷、元关汉卿杂剧《续西厢记》一卷、明李日华改本戏文《李日华南西厢记》二卷、明陆采改本戏文《陆天池南西厢记》二卷和明李开先杂剧《园林午梦》一卷,加上自己撰作的《五剧笺疑》一卷,辑为一书刊印,题《会真六幻》,为我们寻找与阅读《西厢》戏曲作品提供了很多便利。闵氏还另刻有《西厢会真传》五卷,采用朱、蓝、墨三色套印,至为罕见,今上海图书馆有藏本。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是晚明非常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凌濛初最出色的文学成就是创作和刻印了拟话本小说集初刻、二刻《拍案惊奇》,他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数量最多的作家。而在戏曲方面,凌氏亦有多方面的建树,如编撰杂剧《虬髯翁》、《颠倒姻缘》等九种,传奇《合剑记》、《雪荷记》两种,据《玉簪记》改编传奇《乔合衫襟记》,著戏曲理论《谭曲杂扎》,编选曲选《南音三籁》等等。而从出版事业来讲,凌氏又是明代文人中热心致力通俗文学刊布并取得相当成绩者。凌氏主持刊布的朱墨套印本戏曲,最著名的当推《即空观主人全定西厢记》、臞仙本《琵琶记》两种。尤其凌刻臞仙本《琵琶记》,据称系照明初朱权(道号“臞仙”)藏本翻刻,从其形态来看,确是《琵琶记》古本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版本。另外,凌延喜校刻之《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凌玄洲校刻之《红拂记》等,也都是比较著名的凌刻朱墨本戏曲。

吴兴闵、凌二家联姻,长期合作刻书,多达 140 余种。刻工同用黄一彬、郑圣卿、刘杲卿三人,插图者多是吴门王文衡(字青城),加工方式、图书行款、格式相同,皆以套色本著称于世,很难区分轩輊。闵、凌二家与江苏常熟毛氏汲古阁一起构成了晚明江浙文人私刻图书的鼎足,为中国古代戏曲等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闵、凌、毛三家共同策划、合伙刊布的拟话本“三言二拍”,为中国通俗小说历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是中国刻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闵、凌二家,刻书事业世代继绍,如闵齐伋儿子闵昭明(字光瑜),凌濛初兄弟凌瀛初、儿子凌汝亨、侄子凌延喜等,都继承了两家的刻书家风。

明代中叶以后,浙江的一批著名戏曲家在从事戏曲创作、批评的同时,还积极兼事戏曲的编校及出版工作,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戏曲版本。例如:海昌(今海宁)戏曲家陈与郊,万历年间编刻《古名家杂剧》;著名戏曲理论家、山阴(今绍兴)顾曲斋主人王骥德,万历年间编刻《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又名《古杂剧》)。二者都是现存明人选刻杂剧中的重要选本。王氏顾曲斋(又署“方诸馆”)还刊刻过《徐文长改本昆仑奴杂剧》、《曲律》等戏曲图书。再如:山阴戏曲家、香雪居主人朱朝鼎,明万历年间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由王骥德校注,徐渭附解,沈璟作评,谢伯英、朱鼎臣合校,毛以遂作序,是个汇集明代戏曲诸多名家共同打造的《西厢记》重要版本;晚明山阴戏曲家孟称舜,不仅戏曲文学创作成就甚高,由他于崇祯年间辑刻,包括《新镌古今名剧柳枝集》(选杂剧 26 种)与《新镌古今名剧酌江集》(选杂剧 30 种)的《古今名剧合选》,为我们保留了成批的元明杂剧和作者本人的创作。此

外,孟称舜还校刻过元钟嗣成《录鬼簿》,是为数不多的古本《录鬼簿》之一。

二、江苏刻本

毗邻浙江的江苏也是我国明、清戏曲极为繁盛的地区,特别是作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发源地,明中叶以来,江苏更成为文人传奇创作和演出的中心,使刊售各类传奇剧本成为当时民间书坊的生财之道。此外,明清时期江苏还出现了像赵琦美、毛晋、李笠翁等诸多热衷收集与刊布戏曲剧本的收藏家、藏书家和戏曲家,他们以私藏、私刻形式刊布了大量的戏曲刊本。

(一)苏州刻本

苏州,在历史上或在文人笔下曾有吴州、吴郡、吴中、古吴、平江、长洲等称呼;苏州城,也别称吴县、吴门、姑苏、金阊等。凡是有以上题署的书坊,皆属苏州刻家。

苏州刻书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宋元间就曾雕刻过浩大的《碣砂大藏经》。对于戏曲书籍,苏州刻家也较早关注。如明嘉靖姑苏叶氏刻印的《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与同时期苏州坊刻的《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是公认的两种南戏的早期刊本;又,公认最接近高则诚创作原貌的清陆貽典抄校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其抄据的底本之一就是嘉靖戊申二十七年(1548)刊的苏州郡刻本,有底本识语“苏州府阊门中街路书铺依旧本命工重刊印行”^③可证。明隆庆三年(1569)顾玄伟编次《西厢记杂咏》,据称插图为故宋画院待诏陈居中所画,郑振铎认为他是吴派版画的画祖。明清以来广为流行的“月光型”插图本通俗小说、戏曲,以苏州刊本最盛。凡是一些戏曲卷首署有“古吴”刊梓或校勘者名号的清代书坊,如笔来斋、方来馆、安雅堂等,也大多在苏州。^④

苏州刊印的戏曲书籍,曲选、曲谱占有相当的比重。比较重要的曲选有:《吴歙萃雅》(长洲(今吴县)梯月主人(周之标)选辑,明万历四十四年古吴章鏞刻)、《词林逸响》(明天启三年吴门许氏原刻)、《醉怡情》(清乾隆古吴致和祥坊重刻)、《新镌时尚乐府千家合锦》、《新编时尚乐府新声》(又名《万家合锦》。以上二书,均为清乾隆间苏州王君甫刻)等。清代著名戏曲选本《时兴雅调缀白裘新集》(简称《缀白裘》),也是钱德苍据玩花主人旧编编订,于乾隆间由钱氏设在苏州的宝仁堂初刻发行。曲谱有:《九宫谱定》十二卷附总论一卷(清山东钓史鸳湖逸者辑,清初金阊绿荫堂刊)、《纳书楹曲谱》十九卷(正集四卷、外集三卷、补遗四卷、《四梦全谱》八卷,清叶堂编撰,清乾隆五十七年长洲叶氏纳书楹刊)、《六一曲谱初集》(清张余荪校订,清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振新书社刊)等。

苏州刊刻的戏曲作品,重要刊本尚有:传奇集《玉夏斋传奇十种》(明崇祯苏州玉夏斋重刊)、^⑤明汤显祖戏曲集《玉茗堂四种传奇》(清乾隆六年金阊映雪草堂刊)、《琵琶记》的重要版本《新刻魏浣初先生批点琵琶记》(简称“魏仲雪批点本”。明崇祯古吴陈长卿刊)等。明末传奇作家阮大铖的作品集《石巢传奇四种》,亦由吴门毛恒初刻。

(二)南京刻本

南京,别名金陵、秣陵、江宁、白下、建康、建业、应天府等等。自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之后,南京一度成为明代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也是戏曲与印刷业的繁华胜地。南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刊印戏曲书籍量最大、拥有刻曲书坊数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明清传奇刊本,现在保留下来的几乎大半是金陵刊本。现将刊印过戏曲的金陵几家主要书坊及其刊印的戏曲逐一简介如下。

积德堂 堂主不详。这是现知刊刻戏曲最早的金陵书坊。现存明宣德十年(1435)刊刻的明刘兑《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杂剧,即为积德堂所刊。它是现存最早的南京书坊刊印的戏曲版本,刊本插图也是目前所见较早的中国戏曲插图之一。

少山堂 堂主胡少山。明万历七年(1579)刊《新刻考证古本大字出象释义北西厢》二卷,是《西厢记》明刊本中较早的刊本,现藏日本成篁堂文库。

金陵书坊刊行戏曲数量较多的是以下六家：

世德堂 堂主姓唐。世德堂本《拜月亭记》卷首署“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可证。名不详。按，国家图书馆藏明刊《绣刻演剧》，内收《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琵琶记》，四卷，白口，单边，双栏，下栏八行，行二十一字，宾白小字双行，上栏空白，刻评注，有插图；正文首页署“东嘉高则诚编次；羊城戴君赐注释；金陵唐晟校梓”，未署书坊名。从标题形式、版式特征、插图风格等各方面来看，该本都与世德堂所刊的其他戏曲刊本雷同，故窃以为它也当是世德堂刊本。若然，则为该本“校梓”的唐晟很可能就是世德堂堂主。

唐晟，字伯成；兄弟字叔永。兄弟共同经营书业。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耳谈类增五十四卷》原题“绣谷唐晟伯成、唐叔永梓”，可证。^⑥

世德堂是明万历年金陵几家名声显赫的刊印戏曲的书坊之一，刻曲历史从明万历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代刊印《笠翁十种曲》。世德堂戏曲刊本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相对接近“古本”南戏或明人改本戏文的原始面目，所以多有研究价值。其刊本多经“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如下列世德堂刊《月亭记》、《还带记》、《香囊记》、《千金记》、《断发记》等各种，卷首均镌有上述字样的题署。游氏兴贤堂详情待考。除万历年间“重订”多种世德堂戏曲刊本外，尚知游氏兴贤堂曾于明隆庆六年（1572）刊梓《新刊书经批注分旨白文便览》十卷，书为游有常等所辑，^⑦可见其从事书业年代较久，游有常或许就是兴贤堂堂主姓名。保留下来的世德堂本戏曲刊本，现知有以下近二十种：

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琵琶记四卷 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月亭记二卷 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音释赵氏孤儿记二卷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二卷 新刻重订附释标注出相五伦全备忠孝记四卷 新锲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题评二卷：（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赋归记一卷、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陈情记一卷） 新锲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惊鸿记题评二卷 新刻出相双凤齐鸣记二卷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香囊记四卷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千金记四卷 新镌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箫记题评二卷 重订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二卷 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节义荆钗记四卷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章台柳玉合记二卷 水浒记四卷 红拂记二卷 玉簪记二卷 笠翁传奇十种

富春堂 堂主唐富春，号对溪；堂址在金陵三山街。富春堂本《十义记》卷首署“金陵对溪唐富春梓行”，《白兔记》牌记“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梓行”，可证。富春堂刊刻的戏曲数量居金陵书坊之首，据说多达百种。^⑧现知唐富春刊刻的戏曲刊本，最早为明万历五年（1577）刊的《校梓注释圈证蔡伯皆大全》四卷，^⑨而其大部都是万历中期所刊。与世德堂关注刊行“古本”南戏与明人改本戏文不同，富春堂刊行的戏曲侧重于万历年间当时创作、改编的传奇或改本戏文，其中属于弋阳、青阳等“杂调”的刊本占有很大分量。保留的富春堂本戏曲，现知有以下三十多种：

校梓注释圈证蔡伯皆大全四卷（正文三卷，附录一卷） 新刻出像音注节义荆钗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二卷 新镌图像音注周羽教子寻亲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商辂三元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唐朝张巡许远双忠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薛平辽金貂记四卷 新刻音注出像韩朋十义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何文秀玉钗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苏英皇后鹦鹉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异仙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释义王商忠节癸灵庙玉块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点板徐孝克孝义祝发记二卷 新刻音注出像齐世子灌园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花将军虎符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管鲍分金记四卷 新刻出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观世音修行香山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王昭君出塞和戎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范缜缜袍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唐韦皋玉环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吕蒙正破窑记二卷 新刻出像音注宋江水浒青楼记四卷 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四卷 重刻出像浣纱记四卷 新刻出相音注劝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八卷（一百零一出） 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二卷^⑩

文林阁 堂主唐锦池,又署唐惠畴。文林阁本《袁文正还魂记》卷首署“金陵唐锦池梓”,《珍珠记》卷首署“金陵唐惠畴梓”,可证。文林阁也是明代金陵万历间的一大书坊,刊印的戏曲数量不少,在金陵书坊中仅次于富春堂。现知有以下二十余种单刊本:

新刻全像胭脂记二卷 新刻全像易鞋记二卷 新刻全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二卷 新刻全像高文举珍珠记二卷 新刻全像观音鱼篮记二卷 新刻全像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记不分卷 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二卷 新刻全像古城记二卷 新刊校正全相音释青袍记二卷 新刻五闹蕉帕记二卷 新刻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二卷 重校剑侠传双红记二卷 重校四美记二卷 重刻出像浣纱记四卷 重校义侠记二卷 新刻牡丹亭还魂记四卷 重校拜月亭记二卷 重校投笔记四卷 新刻全像古城记二卷 重校注释红拂记二卷 重校玉簪记三卷 重校锦笺记二卷 重校古荆钗记二卷 重校绣襦记二卷 惊鸿记二卷 霄光记二卷 (今存上卷)

此外,文林阁还汇刻过《文林阁传奇十种》,收明传奇《还魂记》、《蕉帕记》、《四美记》、《鱼篮记》、《义侠记》、《浣纱记》、《云台记》、《珍珠记》、《易鞋记》、《袁文正还魂记》十本,现藏日本京都帝国大学。^①

广庆堂 堂主唐振吾。广庆堂本《东方朔偷桃记》卷首署“金陵唐振吾校梓”,可证。

按,明万历间又有堂主署“唐国达”之“广庆堂”者。明刊《新刻张太岳先生集》卷四十七卷首署“江陵叔大张居正著;后学雷思霏、马启图校;绣谷唐国达梓”,封面镌“绣谷唐氏广庆堂刊”,有万历四十年(1612)沈鲤、吕坤二序。^②此“绣谷唐国达”主持的广庆堂,是否与唐振吾主持的广庆堂系一家?不得其详,记之备考。

不仅广庆堂、唐国达等名前加署“绣谷”,金陵世德堂刊《拜月亭记》、《五伦全备记》、《千金记》等,亦俱署“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曾有论者谓“绣谷”为实指某一地名,误。“绣谷”之义接近“书林”,谓指绣刻书坊的汇聚之地,犹今之中国内地称美国加州电脑芯片材料盛产地为“硅谷”、港台称之为“矽谷”相似。金陵世德堂明万历年间刊有传奇小说集《绣谷春容》十卷,卷首鲁连居士序,释书名之义,有“绣谷繁华,春容婉丽”^③句,亦可作为参证。故窃以为,凡是冠以“绣谷”者,皆属指坐落金陵三山街书坊最密集之所的书坊或者坊主人名,不仅金陵唐氏世德堂、唐氏广庆堂如此,唐富春氏富春堂、周曰校氏万卷楼等,亦然。^④

广庆堂刊行戏曲常由戏曲家秦淮墨客(纪振伦)协助、合作,替其选辑、校订。广庆堂所刊戏曲作品主要有:

新编全像点板窈禹钧全德记二卷 新刻出相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二卷 新刻出相点板八义双杯记二卷 新刊出相点板红梅记二卷 新刻出相音释点板留伯仁八黑收精剑丹记二卷 镌新编出像南柯梦记二卷 镌新编全相霞笺记二卷 新刊校正全像音释折桂记二卷 新刻出像葵花记二卷 题塔记(未见)

另有以下几种刊本仅署唐振吾刊,未署书坊名目,也当归于广庆堂所刊:

新镌武侯七胜记二卷 新编全相点板西湖记二卷 镌新编全像邯郸梦记二卷 新刻出相点板宵光剑二卷

仅署唐振吾刊行的还有戏曲选本《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简名《乐府红珊》,秦淮墨客选辑,卷首有选者万历三十年(1602)序,十六卷,按照内容分类,辑选相关南戏与传奇折子,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戏曲选本。^⑤

继志斋 堂主陈大来。继志斋本《五伦传香囊记》卷末牌记“白下陈大来手书刊布”,可证。按,国家图书馆藏《新镌古今大雅南宫词纪》六卷,卷首署“秣陵陈所闻苕卿粹选,陈邦泰大来辑次”,封面镌“继志斋原板”五字,知陈氏名邦泰,大来乃字。

与金陵其他各家书坊一般只刻传奇单本或选本而不刻杂剧的情况不同,继志斋则是传奇、杂剧兼刻。所刊杂剧,今存《元明杂剧》四种⁹及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重校北西厢记》五卷,而传奇仍是继志斋的主要刊本。现知有如下各种:

重校五伦传香囊记二卷 重校义侠记二卷 重校埋剑记二卷 重校双鱼记二卷 重校锦笺记二卷 重校旗亭记二卷 重校古荆钗记二卷 重校苏季子金印记二卷 重校韩夫人题红记二卷 重校玉簪记二卷 重校琵琶记四卷 重校班仲异投笔记四卷 重校窃符记二卷 重校紫钗记二卷 重校玉合记四卷(附录一卷) 重校红拂记二卷 重校吕真人黄梁梦境记二卷 重校十无端巧合红蕖记二卷 新铸量江记二卷 重校孝义祝发记二卷

此外,明万历年,继志斋还刊有陈所闻辑的散曲选《新铸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南宫词纪》各六卷。

师俭堂 堂主萧腾鸿。师俭堂本《琵琶记》卷首署“书林萧腾鸿梓”,可证。按,明泰昌元年(1620)刻《皇明文隽八卷》,卷末牌记“师俭堂萧少衢依京板刻”,封面镌“师俭堂萧少渠领绣”;¹⁰师俭堂本《玉簪记》署“书林庆云萧腾鸿梓”。少衢、少渠、庆云,或皆系腾鸿字。

现知师俭堂所刻的戏曲有: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幽闺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玉簪记二卷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绣襦记二卷 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 西楼记传奇二卷 明珠记二卷 鸚鵡洲二卷 异梦记二卷

清乾隆十二年(1747),修文堂将上列师俭堂所刊的六种陈眉公批评本戏曲加以汇辑合刊,题作《六合同春》,流行比较普遍。

以上刊行戏曲书籍较多的金陵明代六大书坊中,世德堂、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四家堂主皆姓唐,至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裔亲关系,尚未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明代金陵刊行过戏曲的堂主姓名不详的书坊,尚有以下多家:

凤毛馆 明万历年曾刊明顾大典传奇《重校白传青衫记》二卷。¹¹

两衡堂 明崇祯间曾刊吴炳传奇五种:《绿牡丹传奇》二卷、《疗妒羹记》二卷、《西园记》二卷、《画中人传奇》二卷、《情邮传奇》二卷,合称《梨花斋新乐府五种》或《石渠五种曲》。按,此曲集明末复由金陵三美堂重刊,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本。两衡堂至清初尚存,顺治间曾刻清袁于令传奇《西楼梦》二卷,今上海图书馆有藏本。

石渠阁 明崇祯间曾刊《张玉娘闺房三清鸚鵡墓贞文记》二卷。

文秀堂 明末曾刊《新刊考证全像评释北西厢记》四卷。

乌衣巷 明末曾刊范文若传奇《丽句亭评点花筵赚乐府》二卷、《丽句亭评点鸳鸯棒乐府》二卷。

德聚堂 明万历年曾刊《剑侠双红记》二卷;崇祯间曾刊《小青娘风流院传奇》二卷、《新铸绘像传奇双红记》二卷等。

长春堂 明万历年曾刊《新铸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卷。

清初,南京的戏曲刻书虽然已远不及明代繁盛,但也有几家书坊仍在刊行戏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下三家:

奎璧斋 堂主郑元美,福建莆田人。清初曾刻传奇选集《绣像歌林拾翠二集》;清顺治间刻戏曲、散曲选集《新镌南北时尚青昆合选乐府歌舞台》四卷。

翼圣堂 清康熙间曾刻《笠翁传奇十种》二十卷与《新编缀白裘合选》四卷(明郁冈樵隐、积金山人合辑,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芥子园 “芥子园”原为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在南京的别墅,后亦成为刊行书籍的著名书坊。如后世广为流行的《芥子园画谱》,即由李渔女婿沈心友主持,芥子园刊行。芥子园曾经刊刻过多种戏曲刊本。如清康熙间曾刊巾箱本《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重刊明范文若传奇集《博山堂三种曲》;⁹雍正间曾刊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八卷。今辽宁省图书馆还有芥子园初刻李渔《笠翁传奇十种》二十卷¹⁰的藏板。

(三)常熟毛氏汲古阁与《六十种曲》

江苏乃至全国历史上刊行戏曲数量最多,对后世影响与贡献也最大的刻家,则莫过于常熟毛氏汲古阁。汲古阁主人毛晋(1599-1659),名凤苞,字子晋,号汲古主人,明末著名藏书家兼出版家、文献学家。家藏图书 84 000 余册,多宋元古本与明代善本,建汲古阁、目耕楼储之。少从钱谦益学,学业大进。平生好校勘、誊录秘籍,累计 240 种,人称“毛钞”。终生购书、印书不辍,家产资财尽付之。晋死,子承父业。父子刻书达 40 余年,计 600 余种,为中国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津逮秘书》等,刊本印行遍国,对后人嘉惠至钜。而汲古阁刊印的《六十种曲》,不但是我国古代篇幅、规模最大的戏曲汇编,它与《元曲选》一起,同时又是我国历代普及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戏曲读本。

《六十种曲》,初名《绣刻演剧》,分做六套,历经多年,前后六次刊行,每次一套 10 种。初刻于明末,大约于清初汇集六套重刻,易名《六十种曲》。剧名开列如下:

第一套 琵琶记 荆钗记 香囊记 浣纱记 寻亲记 千金记 精忠记 鸣凤记 八义记 三元记

第二套 南西厢记 幽闺记 明珠记 玉簪记 红拂记 还魂记 紫钗记 邯郸记 南柯记 北西厢记

第三套 春芜记 琴心记 玉镜台记 怀香记 彩毫记 运甓记 鸾钗记 玉合记 金莲记 四喜记

第四套 绣襦记 青衫记 红梨记 焚香记 霞笺记 西楼记 投梭记 玉环记 金雀记 赠书记

第五套 锦笺记 蕉帕记 紫箫记 水浒传 玉块记 灌园记 种玉记 双烈记 狮吼记 义侠记

第六套 白兔记 杀狗记 昙花记 龙膏记 飞丸记 东郭记 节侠记 双珠记 四贤记 牡丹亭记

全书共收元杂剧 1 种(《北西厢记》)、明传奇 57 种。传奇中,汤显祖《还魂记》兼收原作与硕原(徐日曦)改订本《牡丹亭记》;汤氏《紫钗记》与其初稿《紫箫记》并收。在此 60 个戏曲剧本中,《精忠》、《八义》、《三元》、《春芜》、《怀香》、《彩毫》、《运甓》、《鸾钗》、《四喜》、《投梭》、《赠书》、《双烈》、《龙膏》、《双珠》、《四贤》及硕原改订本《牡丹亭》等十六记,在《六十种曲》出现之前未见任何刊本;《寻亲》、《鸣凤》、《明珠》、《琴心》、《玉镜》、《金莲》、《青衫》、《水浒》、《狮吼》、《白兔》等各记,虽有别的不同版本,但以汲本为优,故多被后来《古本戏曲丛刊》所采纳影印。《六十种曲》原刻初印本,版式、行款、字体、校勘均甚精整。由于阅读、流通广泛,历代重刻、重印、补刻、补修、重排、选刻、校注、评注等不绝如缕。

作为我国一个戏曲文化大省,江苏致力古典戏曲书籍的搜求、整理、编订与刊布者,可谓代不乏人。除上述江苏各地戏曲刻

家外,古代另如:明万历年常熟赵琦美(1563-1624),收罗、钞校《脉望馆古今杂剧》300余种;明末长洲冯梦龙(1574-1646),修改、编订传奇,辑成《墨憨斋定本传奇》14种;清初无锡邹式金(约1596-1677),选编明末清初诸家所作杂剧34种,辑刻为《杂剧新编》(一名《杂剧三集》)。近代如:长洲吴梅(1884-1939),校订、編集《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戏曲30余种(全编拟印152种,因故未竟);苏州王季烈(1873-1952),选编、校订《孤本元明杂剧》144种与曲谱多种。现代如:南京卢冀野(1904-1950),辑刻《元人杂剧全集》等30种;扬州任中敏(1897-1991),编辑、校订《新曲苑》34种;等等,多不胜数。就连编刻大型戏曲丛书《暖红室汇刻传奇》与《暖红室汇刻传剧》的暖红室主人刘世珩(1875-1937),虽原籍安徽贵池,却长期生活、工作于江苏南京,晚年落脚上海,实际也可归为江苏近代戏曲编辑家。

上述这些人所从事的主要还是戏曲书籍的编辑、改订、校核等方面的工作,尽管所做是出版事业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但他们未必都躬躬梨枣之事,跟我们这里所称的“刻家”毕竟有别。相对接近“刻家”性质而且业绩又丰的江苏近代戏曲出版家,则不能不提到武进的诵芬室主人董康。

(四) 武进董氏诵芬室戏曲刊本

诵芬室主人董康(1867-1947),字受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光绪举人,曾任刑部主事、大理寺推事。辛亥革命后,历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并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任伪司法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病死狱中。董氏拥有大量藏书,以宋元及明嘉靖前古本为主,同时留意收购民间小说、戏曲,爱好影印或翻刻成套善本图书,自言“一生以影印异书为唯一之职志”。⁹曾陆续辑集、刊布《诵芬室丛刊》初编、二编,丛书中收刊以下多套戏曲集子:

梅村先生乐府三种(清吴伟业撰,收清传奇三种,1916年刊)

读曲丛刊(董康辑,收曲论七种,单刊本增为九种,1917年刊)

盛明杂剧初集三十种(明沈泰等辑,1918年刊)

盛明杂剧二集三十种(明沈泰辑,1925年刊)

石巢传奇四种(明阮大铖撰,1919年刊)

除编入丛书外,董氏诵芬室还单行了如下戏曲影印本或翻刻本:

杂剧十段锦(明周宪王等撰,诵芬室影印明嘉靖绍陶室原刻本,收明杂剧十种,1913年刊)

苏门啸(明傅青眉撰,诵芬室影印明崇祯敲月斋本,收明杂剧十二种,民国间刊)

杂剧三集(亦名《杂剧新编》,清邹式金辑,收明清杂剧三十四种,1941年刊)

陌花轩杂剧七种(清黄方胤撰,诵芬室据清顺治原刻本重刻,收清杂剧七种,《杂剧新编》附,1941年刊)

西厢记五卷(题元王德信、关汉卿撰,诵芬室影印清康熙学者堂刻本)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二卷(东嘉高先生編集,南溪斯干轩较正,民国间影印)

以上合计,总数量可谓不少。笔者不详诵芬室的出书流程如何,但以董氏的收藏、财力、地位等考量,他刊行这么多的书籍,不可能是完全出于兴趣需要,他必然还要过问书籍的版刻、印行、销售等事宜,所以也把他列入江苏戏曲“刻家”之列。^①

董康本人还做了一些与戏曲研究相关的事,如编撰《曲目韵编》(收入《重订曲苑》),据《乐府考略》、《传奇汇考》等残卷核编、整理成《曲海总目提要》四十六卷,共收曲目684种,1928年交由上海大东书局排印出版,成为我们研究古典戏曲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董氏的文献著述《书舶庸谭》,亦屡屡涉及戏曲典籍情况。这些功绩都值得我们顺便一提。

注释:

①据悉,日本宫内厅曾藏有此种明刊《容与堂六种曲》的原刊本。见李锐青编《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2页。

②参阅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藏明刊本《群音类选》版的编辑部“前言”。

③见陆抄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卷上末页题识。参见本书图三十九书影。

④例如:笔来斋,刊《初刻笔来斋订定二奇缘》(古吴许恒撰、仇倬校);方来馆,清顺治间刊《方来馆合选古今传奇万锦清音》四卷;安雅堂,刊《还魂记传奇》二卷(今存王任思批点本)。

⑤十种传奇为:《喜逢春》、《长命缕》、《玉镜台》(一名《花筵赚》)、《四大痴》、《黑莲盟》(一名《荷花荡》)、《望湖亭》、《十错认》(一名《春灯谜》)、《鸳鸯棒》、《凤求凰》、《金印合纵记》。除王夏斋重印本外,还另有明末原刻本、清初山水邻刻本、暖红室刻本等多种刊本。

⑥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97页。按,此五十四卷本,系据署为“金陵书坊世德堂梓”原刻五卷本《耳谈》增订的,参见同书、同页。

⑦参见杨绳信编著《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⑧吴梅《瞿安读曲记·明传奇·青楼记》:“富春刻传奇,共有百种,分十集,按甲、乙、丙、丁字样,每集十种,藏家书目,罕有书此者。余前家居,坊友江君,持富春残剧五十余种求售,有《牧羊》、《绉袍》等古曲。余杖头乏钱,还之,至今犹耿耿也。”见王卫民编《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436页。

⑨现藏河北省保定市图书馆。卷首署:“永嘉高则诚撰;京兆刘弘毅注;豫章谢天桔校;金陵富春堂梓。”

⑩《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吴晓铃、杜颖陶合藏本影印,云据明德寿堂本,实际它系万历金陵唐对溪刻本,故亦归之于富春堂名下。

⑪参见[日]青木正儿著、古鲁重编《中国近世戏曲史·附录三·曲学书目举要》,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729页。

⑫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页。

⑬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第399页。

⑩唐氏世德堂、唐氏广庆堂之例,已见前述。唐氏富春堂之例,如万历刻《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大全十卷》,署:“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梓。”周曰校氏万卷楼之例,如万历刻《瓦斧漫记》四卷,署:“绣谷应贤周曰校刊。”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第299、349页。

⑪《乐府红珊》十六卷,按作品题材内容,每卷一类,分为以下十六类:庆寿类、伉俪类、诞育类、训诲类、激励类、分别类、思忆类、捷报类、访询类、游赏类、宴会类、邂逅类、风情类、忠孝节义类、阴德类、荣会类。

⑫四种杂剧为:《新镌半夜雷轰荐福碑杂剧》一卷、《新镌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一卷、《新镌铁拐李度金童王女》一卷、《新镌杜子美沽酒游春杂剧》一卷。

⑬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第480页。

⑭杜信孚纂辑:《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卷六、页十二,“凤毛馆”条将堂主定为:“盛以弘,字子宽,潼关卫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庶吉士,礼部尚书。有《紫气亭集》、《凤毛馆帖》。”未知何据,录以备考。

⑮《博山堂三种曲》为:《鸳鸯棒》二卷、《花筵赚》二卷、《梦花酣》二卷,附《北曲谱》十二卷。

⑯《笠翁传奇十种》二十卷为:《怜香伴》、《意中缘》、《凤求凰》、《奈何天》、《玉搔头》、《巧团圆》、《风筝误》、《蜃中楼》、《比目鱼》、《慎鸾交》各二卷。《笠翁传奇十种》除芥子园刻本外,还另有清翼圣堂、经术堂、大知堂、大文堂、宏道堂等多种刻本。

⑰董康《书舶庸谭》卷一。

⑱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中说,董氏“尝聚工匠于法源寺刻书,数十年不辍”。可见,董康对于刻书事务好像过问得十分具体。